



深度 电影

影人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雨伞运动之后，53岁到58岁，这名获得4次金像奖，3次金马奖的香港演员，被香港主流电影圈放逐了5年。

特约撰稿人 杨不欢 发自香港 | 2019-04-14



黄秋生，自雨伞运动之后，53岁到58岁，这名获得4次金像奖，3次金马奖的香港演员，被香港主流电影圈放逐了5年。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秋生最近休闲时最常做的事情，是临摹《道德经》的字帖。因为临摹，他把道德经重新读了一次，想搞清楚那些句子的意思。

他在脸上贴上自己写的毛笔字：“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这四年多以来，他在不同场合说过好几次，他当时是同情占中的学生，而不是支持运动，也不是港独。但这样的解释没有什么作用，在那混乱的一年，大量表过态的演艺圈人士上了那张说不清道不明的封杀名单。

“现在也一样，不会有电影找我，拿再多奖也不会有。”自雨伞运动之后，53岁到58岁，这名获得4次金像奖，3次金马奖的香港演员，被香港主流电影圈放逐了5年。

在这五年之间，黄秋生去英国帮itv拍了英剧《Strangers》，回响一般，Imdb和豆瓣的评分分别是6.2和6.3；又投身舞台剧制作，香港媒体以“赔惨，『大不了卖楼』”的标题形容。这几年间他最大的一个新闻，是他通过网络寻亲成功，找到了失散多年的父亲的家庭，与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团聚。

这一次，黄秋生携最新电影《沦落人》，参与到金像奖的角逐之中。这部由新导演陈小娟执导的电影，讲述了半身不遂的瘫痪人士昌荣和菲佣Evelyn互相扶持的故事，黄秋生在片中饰演瘫痪的中年男子昌荣。

剧组成本有限，他至今还没有收到任何片酬。

專訪黃秋生：如果有機會走，留在這裏也沒什麼意思



香港引入菲律賓外佣在家庭中做帮手，已经有多年历史。“他们已经是香港的一分子，但从来都没有一个故事有他们的位置。”这是黄秋生明知道可能会没有片酬，还依然接下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其实他们对香港的经济帮助很大，如果没有这帮人，很多家庭就会少一个出去工作的人。但这么久以来，我们电影最兴旺的时候都没有他们的位置，只有嘲笑他们。”

黄秋生学起了那些电影里经常出现的片段——带着香港口音、颐气指使地呼喊“Maria”这个菲佣常用名：“MALIA! MALIA!”

他把这些观察融入到表演之中：在昌荣刚刚聘用Evelyn的时候，昌荣不会读她的名字，就将她呼喝为“阿莲”。

“阿莲”是个大学生，受困于家庭问题，无法实现自己的摄影梦想，只能来港做一个家佣；而昌荣是天降横祸，妻离子散，连自杀都无法独立完成。二人逐渐相互理解，昌荣慢慢自发地去帮助Evelyn走向自己的梦想。伤残人士、艰难菲佣，同是这个繁华都市的边缘沦落人，通常不会被聚光灯留意，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

Part 1 反冷漠

“这部电影里面传达了好几个信息，”黄秋生一个个列举：梦，牺牲，友谊；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对人的尊重和平等看待。

一年前，在对黄秋生的另一次采访中，我与他走在湾仔街头，突然听到一条小巷中传来疑似争执的声音。那是一对讲普通话的男女，男声似在高声痛斥，而女声在低沉啜泣。

黄秋生突然停了下来，对我说，“我就是很八卦，比如听到这种事，就要去看看。”说完他就转头走进了巷子里。

他对女生说，“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吗？”

那对年轻男女看似是情侣游客，吵着吵着突然出现了黄秋生的脸，大概对他们来说难以置信。他们错愕地对黄秋生说不用不用，停下了争执，看着黄秋生离开。

一年后，我再向黄秋生聊起这段插曲，他说，这是他从一位外籍女士朋友那学回来的理念。“那些欺凌者最喜欢的，就是令人恐惧、令人嫌麻烦，或者知道没人看着他们；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变本加厉。而我们不一定真的必须做些什么，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有人在看你』。”

这样欺凌者就会害怕了，他说。

外佣被雇主欺凌，在本地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议题。“香港人整天说反对歧视，但其实在文化上都一直在做这件事（歧视），”黄秋生说，“他也是人！他是来帮你的。应该用对一个人的平等态度去对待他们。”



《沦落人》讲述了半身不遂的瘫痪人士昌荣和菲佣Evelyn互相扶持的故事，黄秋生在片中饰演瘫痪的中年男子昌荣。网上图片

黄秋生明显依然很关心时事，说到这个话题，他提高音量，开始滔滔不绝批评社会现象，一句话中就能夹杂着两三条社会新闻：“其实香港人一般家里才几百尺就要住五六个人，自己已经像个乞丐一样了，还要找一个人，令他更加『乞丐』，映衬得自己像一个贵族。他们最好在家里跪着走，我就觉得自己像康熙大帝了。这种自卑，再让别人更低下，去垫高自己的行为，真的要不得。你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什么睡厕所啊（『儿歌天后』李紫昕涉逼印佣睡厕所），睡床板啊（印佣翻厨房地板 睡觉时被雇主开雪柜吵醒），从早站到晩啊（菲佣妈妈的无力感：没有自己椅子，也不许坐雇主梳化餐椅，吃饭工作都是站着）……最好她是隐形人好不好？帮你做完事，然后『噤』一下就回去了，阿拉丁神灯那样。你去找阿拉丁做啊！这些人我最看不起。…”

“起码你要在人的能力范围内给他们尊严，不然其实没尊严的是你自己。”黄秋生说。他觉得香港大概会越来越冷漠，“如果社会再这样发展下去，再这么自私、暴戾、狂躁、反智的话。”

Part 2 孤独

电影中的两个美好人格，则相处得更加理想化。昌荣自己“前往美国观礼儿子毕业”的梦想遥不可及，而他了解到Evelyn的苦处和梦想之后，开始毫无保留地帮助她，近乎倾囊而出地帮助她实现摄影师梦想，似乎把希望寄托在了Evelyn身上。

“他并不知道阿莲对他来说是一个希望，”黄秋生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人，并投射了他的同理心。正义感是这个角色的人格特质。”

黄秋生这样理解昌荣的性格：“他学识不高，对遭遇意外觉得很不忿，家人都走了，只有一个妹妹，又不是很合得来，长此以往他的脾气就暴躁古怪，他还剩下什么？人最过不了的就是孤独。”

那你有什么方法揣摩昌荣这个角色？

“我也很孤独啊。”他笑说。

其实当天喝了酒发完那条“寻找我的父亲”的Facebook帖文，酒醒之后，黄秋生自己都觉得根本不可能。他也猜到父亲应该已经死了。当时已经是2017年5月，黄秋生56岁了，距离港英政府官员Frederick Perry抛弃他和母亲黄尊仪离开香港，已经过去了52年。

Frederick Perry带着自己在英国原本的另一个家，去了澳洲生活。从那一年起，黄秋生再也没有见过他。

寻亲的梦想看似遥不可及，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由于媒体的报导，父亲在澳洲留下的家庭竟然找到了他，他多了一对同父异母的双胞胎哥哥，三人在香港相认。这段故事传为佳话，堪称互联网时代的奇迹。



黄秋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昌荣则没有这么幸运。这个角色从胸部以下全部瘫痪，行动都很不方便，更别说远赴美国。全身不动的身体控制很考验演员，然而黄秋生对这种状态很了解。

“我妈妈过世前的情况，比这个角色的状况还差。”

就在寻亲成功的半年后，去年10月22日，久病的黄尊仪离开了人世。

自2016年，黄尊仪患上脑退化症，就一直卧病在床。“对于他们状态如何，怎么把他们搬到椅子上，我都很熟悉。”参演期间，他去过相关机构观察一次瘫痪人士的行动方式，对这个群体，他有一个颇为积极向上的称呼：“轮椅骑士”。

Evelyn这个角色也令黄秋生联想到妈妈，妈妈年轻时也做过家佣。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单亲妈妈，为了养活黄秋生，黄尊仪在富贵人家做家佣，每天3点钟就起床，工作到晚上12点，做了一个星期，双脚就都肿了。

两个哥哥来香港时，本来要去看望黄尊仪，进门之后，黄尊仪突然情绪很激动，很想起身。第二天她就高血压进了医院。“她可能以为我爸回来了？”黄秋生一边回想着一边说。“或者她其实意识知道发生的事情，不过表达不了。我跟她说了找到了两个哥哥。”

如今回想起来，黄秋生相信父亲冥冥中曾经发送过信号给他，就在找到哥哥之前不久。那是一只毛茸茸的泰迪熊玩具，当年Frederick Perry将它从英国带来，在自己彻底离开黄秋生的生活之前，把它送给了黄秋生。那一年黄秋生4岁。

“走之前他对我说，这只熊就是我。因为他全身是毛。”

“抱着它我睡得很好的。”黄秋生每天晚上抱着熊睡觉，直到他十几岁。家里实在没地方放了，熊就存放在外婆家的一个角落里。熊身中的发声装置已经受潮损坏，黄秋生自己拿一把小刀，割开熊肚子把机器挖出来，想修好，又不会修，只好又把棉絮塞回去，放在那里。

外婆看到，以为是坏的，就扔了。



黄秋生很喜欢哥哥们，觉得他们温柔又有正义感。“我很开心找到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个个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不是博士、教授，也不富有，但是个个都很踏实。”摄：林振东/端传媒

2017年下半年，黄秋生到英国参与ITV的英剧《Stranger》，听人讲起一个专卖旧物的网站。55岁的黄秋生，一下子想起他十几岁时的玩具熊，而竟然就在那个网上顺利地找到了：50年典藏版“古董”，全网只有一只，保存状态很好，长得一模一样，只比原来的小一点，也可以发出声音。“摇一摇它就会『mur~』一声，”黄秋生兴高采烈地学着熊叫。

几个月后，就找到了哥哥。“真的很神奇！”他说，“我觉得这只熊的出现，就是我爸爸告诉我：I'm here.”

他笑说，现在一两个礼拜就要练英文写作，跟澳洲的哥哥交换近况，也计划着一同出游，因为自己太忙已经推了几次。他也去澳洲看了父亲，觉得“好笑”：“我去找爸爸，他们带我到后花园的花槽！”原来爸爸的骨灰就放在自家的后花园中。

他很喜欢哥哥们，觉得他们温柔又有正义感。“我很开心找到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个个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不是博士、教授，也不富有，但是个个都很踏实。”

然而他心中很清楚，现在找到这只熊，也不是过去那一只。

“过去那只已经失去了。有些东西失去了，比如你丢了一本书，你再买，哪怕一模一样，也不是那一本了。所以要懂得珍惜。”他说，“我觉得这一只，是那只的儿子。”

Part 3 造梦

中英混血的黄秋生，在拍英剧那半年间，得以有机会和他血液中的英国那部分相处。他形容，英国过的是“人的生活”：“时间多些，假期多些，没有一直以来影视制作的紧迫感。”

他开玩笑说，8集电视剧，如果给刘伟强拍，可能三个礼拜拍完了。但他们拍了半年。

而剧中处理感情的方式，也让他感受到与华语影视的不同：“香港内地那些，很多『殡仪馆戏』，不哭不行的，哭了才算『好戏』，眼药水卖得很好。而他们处理剧本，分析角色时，没有那么多情绪化，没那么多哭啊，情绪激动啊。”



《沦落人》电影剧照。网上图片

《沦落人》也是一个讲人与人之间羁绊和情感的故事。黄秋生形容陈小娟把故事中的情感讲得又美又清纯。“沦落人是《春天的童话》，木棉飞絮。她懂得将整场戏放回一个很美、很清纯的状态，点到即止。而我，是一个阿伯演了一个青春电影、校园电影。”

“这么美的东西，很久没见过了。”如果换作是别人，又会把整场戏剪得…黄秋生顿了顿，说，通常都是肉帛相见了。

那么昌荣和Evelyn之间是不是爱情呢？尽管情感的形态多种多样，总不免有观众在映后谈提出这个疑问。黄秋生说，原来的剧本中，两个人有清晰的爱情线，但后来那一场戏剪掉了，导演看了也觉得不行，改变了主意。“而我是一直觉得这个故事不该是那样的，而应该像现在这样，非常简单。”

在电影中，昌荣是Evelyn的“造梦者”，黄秋生以卓别林电影《城市之光》作比：卓别林饰演一名流浪汉，想尽办法搜罗钱财，帮助一名盲女治好眼睛。而在现实中，无偿出演的黄秋生也帮助陈小娟实现了梦想。这部电影的所有成本，是300万港币政府资助：“我20多年前，拍《新房客》（黄秋生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的时候，也是只有300万。当时的钱那么少，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是一个学生，有人给我300万拍学生作品，已经是很丰富，所以我就拍了，而当时已经拍得很辛苦。现在20年后，还是300万。你说这个情况…”

而黄秋生也有自己困境要面对。“近年比较大的一个困境，不就是『下雨』嘛，”他这样代称雨伞运动，对此有些津津乐道，“『下雨』之后，一片混乱，一开始是真的封杀我的，后来又有人搞清楚，咦原来你不是唱歌的Anthony Wong啊？（指与黄秋生英文名同名的歌手黄耀明）不过你也做了点什么呢。就把我拎出来打靶了。但打了靶我又没死，结果就变成一个传说了…”

“我现在是伏地魔。我的名字是不敢提的。黄秋生三个字很可怕的，一出来说话，大家就发抖了。很多传闻我也习惯了。”

而恰恰是因为这个情况，他现在多了不少与新导演、新演员接触的机会，聊的都不是能“搵食”的东西。在这当中，他强烈地感受到新旧影人之间的张力。

“新一代来了，所以旧的那代很紧张。”黄秋生说。紧张的表现在于，“现在旧一代会用更多的钱，去重拍一些以前拍过的经典、成功的东西。《无间道》好，那再拍『道间无』就行了，是不是这样？”

“但我相信他们不懂得去拍《沦落人》、《同囚》这样的电影。假设他们投资《沦落人》的话，我相信Crisel（Evelyn的演员，菲律宾人）一定不会是女主角，一定是找个香港人去扮菲律宾人。甚至一定有床上戏，而且最后我的角色一定去了美国，觉得这样就会很催泪了。”



黄秋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黄秋生认为，新的电影人选择演员，是从认同演技出发的，尽管这些演员可能不是观众一见名字就会买票的；这与以前的电影人不同，选一个人，先想到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票房号召力，“卖不卖得”。这是其一。

“第二，是他们的故事，在做惯电影的旧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惊』，会觉得这行不行？甚至不懂得去阅读文本，不知道怎么理解你在想什么、说什么，会觉得很边缘。『喂，这些不市场喔？』”他学着那个疑问语气。

“现在的新一代，我觉得像当日的『新浪潮』，而且他们不是一个半个，是一群，从演员到导演。这一帮是油门踩到尽，夜晚在公主道飞车的人。我欣赏这帮年轻人，够胆。”黄秋生说，“他们已经没有东西可输了。”

Ending 无为

尽管香港电影未来或许有很多可能性，这些可能性中还有没有黄秋生，则是一个未知数了。

//…前后相随。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这几行毛笔字，出自《道德经》第二章。

大意是，圣人以“无为”的原则处世，听任万物自然兴起，不去干预。生养，但不占据，施恩，但不谋利；成功，但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才没有丧失功绩。

“说实话香港电影没了黄秋生是不是不能继续？不是的，也可以的。”黄秋生自嘲说。“拿了那么多奖、会做戏，又怎么样？他们要求的不是这个东西，他们要求的是市场、票房。所以其实不重要。自己也要明白，自己没那么重要。时代会过去，很多东西都会过去，自己就去面对另一个人生的另一段落，未必不是好事。”

“如果我有得走，有得去欧洲，我一定走。留在这里干什么？我都有眼睇。”黄秋生说。

香港

香港电影

电影

黄秋生

金像奖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2. 早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尖顶倒下，屋顶坍塌，钟楼安全
3.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4. 东京大学入学致辞：年轻人，等着你的，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
5. 巴黎圣母院大火现场：“我希望这个孩子还能看看它最后的样子”
6. 2019金像奖：为什么黄秋生赢了周润发，而《无双》胜了《沦落人》？
7. 力求在40岁前退休，这些美国年轻人每月只花收入的四分之一
8. 早报：香港金像奖《无双》揽七奖成最大赢家，黄秋生封影帝却劝告不要学他
9. 早报：视觉中国网站因“黑洞”牵出国徽版权风波，深夜遭官媒批判并被约谈
10.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是“猛虎”复生还是“圣战士”开辟新战场？

编辑推荐

1. 最后一个月：台湾同婚将上路，跨国伴侣“一国三制”未解
2. 导演傅榆自述：如果已经没有伤，我可能就不会哭了
3. 杜卿：作为“记忆之场”的巴黎圣母院，透过脆弱寻回神圣价值
4.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是“猛虎”复生还是“圣战士”开辟新战场？
5. 一个甲子的句号：香港最后一本武侠杂志衰亡录
6. 劳工自媒体人危志立被捕，妻子郑楚然“假装”自由
7. “好”玩的游戏：伤残玩家与超人游戏
8. 美如仙境的火药库：拉达克探秘

9. 从实习到退休，台湾检疫犬的“狗生”，是什么样子？

10. 王晟：渡劫856年——巴黎圣母院的毁坏与重建

延伸阅读

黄修平vs陈心遥：反正你都买不起楼了

“你问我这套戏的核心是什么：现在，过去，未来。”

专访惠英红：脑退化角色，妈妈就是我的表演教科书

第三次提名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惠英红的演技来自成长环境，她舍不得抛弃。

郑政恒：走过贫弱之年，不妨再思考香港电影出路

香港电影的过去和未来都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闪光与褪色，看见跨界与新生，的确还有别的可能。

陈果专访：不用刻意解读，就当《三夫》是有社会意识的 AV

被访者要么会大说特说政治见解，更多是避而不谈，陈果有时是前者，有时是后者。